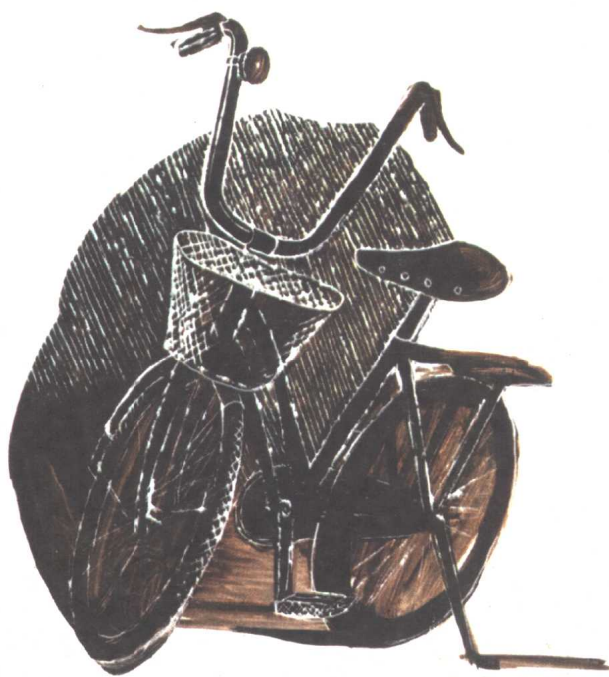


作家参考丛书

立松和平文集

走投无路·自行车·远雷



作家参考丛书

78277

1.1.1.45

立松和平文集

走投无路·自行车·远雷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98-0599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投无路·自行车·远雷/ (日) 立松和平著; 龚志明,

竺祖慈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4

(作家参考丛书·立松和平文集/陈喜儒主编)

ISBN 7-5063-1442-8

I. 走… II. ①立…②龚…③竺… III. 长篇小说—
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9360 号

走投无路·自行车·远雷

作者: [日本] 立松和平

译者: 龚志明 竺祖慈

责任编辑: 周 坤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9 千

印张: 9.5 **插页:** 5

印数: 001-8000

版次: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442-8/I·1430

定价: 1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心灵与心灵的拥抱

——序《立松和平文集》

陈建功

立松和平在中国被翻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我促成的。那是一篇名为《祇园祭》的短篇小说，发表在乌热尔图主编的《呼伦贝尔文学》上。

我在日本被翻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立松和平促成的。那是一篇名为《盖棺》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早稻田文学》。

那时候我们相识不到一年。

期待民族与民族间心灵的拥抱，没有人比作家更为迫切。

我和立松和平相识在14年前。那一次，立松和平是胡耀邦请来访华的三千位日本青年朋友中的一员，而我，是参与接待的全国青联委员。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日本文学评论家尾崎秀树的身影是最惹人注目的——他身着一袭凝重素朴的和服，飘然于西装革履之间。后来成为我朋友的立松和平、铃木贞美等作家，其时就在尾崎先生的麾下。按照职业分类，让我陪同尾崎先生带领的日本作家代表团是最合适的，不知怎么，分配我陪同的是日本俳人协会的代表团。俳人协会代表团的副团长黑田杏子女士，14年后我得说她堪称慧眼独具——因为她对我说的两件事全部应验。第一她说自己最喜欢的日本作家是大江健三郎，这是一位“了不

得的作家”，第二她说你最应该认识一下立松和平，你们一定会成为最好的朋友。黑田女士的第一条预言是十几年后应验的，第二条预言在第二天就实现了：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在黑田杏子频频闪烁的镁光灯下，我们体会到“一见如故”是什么意思。“一见如故”的佐证是：事后我和立松在分别发表的文章中不约而同地回忆起那一刻，竟不约而同地为对方西装包裹下的苗实的躯体感到痛苦。盛大宴会结束后，回到了西苑饭店。我们到了立松的房间，把茶几左右的沙发椅摆成了面对面的格局，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欣赏对方。随后的动作竟是更为惊人的一致：我飞快地甩下了身上的西装，立松则揪扯着掠下了脖子上的领带。参与那一次竟夜长谈的还有文学评论家铃木贞美。那一夜的长谈以两位翻译轮番上阵最后精疲力竭、语无伦次而告终。而我和立松、铃木人手一杯威士忌，仍然口若悬河、目光如炬。那一次我们谈到了日本与中国——曾经面对与正在面对的陵谷之变的时代，谈到了面对挑战的传统——它的坚守与更新，谈到了在这挑战面前彷徨的人、抉择的人、无助的人，谈到了面对这一切的文学。

说实在的，在这次结识立松之前，我对日本当代文学和日本作家的深度缺乏足够的认识。1995年，我曾应日本纯文学杂志《海燕》之约，就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撰写过一篇名为《日本文学和我》的文章，在那里，我有过如下描绘——

“坦率地说，在和一批优秀的日本作家接触之前，我对这个国度的当代文学水准估计不足。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日本文学的魂魄，好像永远被日元的升值或贬值而引起的喧嚣所掩埋。

和坚挺的日元一起掩盖着这个民族的文学品格、审美能力和情趣情感的光辉的，是极为肤浅、极为商品化的快餐文化和排泄文化：地铁车厢里的青年们沉缅专注的无聊画报；午夜电视里无聊的噱头和傻乎乎的笑声；已经“冲出日本，走向亚洲”，泛滥于中国街巷的卡拉OK；铺天盖地、应接不暇的广告大战……十几年前，首次访向日本的第一个夜晚，我打开了电视机，发现电视台

的某个频道整整花了一个晚上，播放几个奇形怪状的半裸男人拿着塑料袋，在一个大浴池里爬上爬下，放屁采屁品屁评屁的全过程。第二次访日的一个晚上，打开电视机，某个频道播放了一晚上的，是某位‘专家’面对一片女人赤裸的臀部，观臀量臀议臀奖臀的全过程。每到这时候，我的脑海里闪过的，是川端康成《雪国》里写到‘晨镜’和‘霞镜’时那细腻的文字，美妙的意境，是如泣如诉，剥茧抽丝般细语呢喃的‘水上调’^[注]。我悲哀地想，一个容忍自己的文化浸泡在如此粗俗里的民族，还能将他们那美好的生活情致和审美情趣保持多久？”

是立松和平，使我开始反省自己的浮浅与片面——日本固然有无数的粗俗与肤浅，却也同样拥有和粗俗与肤浅抗争的人们，拥有立松和平们的忧患与悲悯、深刻与凝重。比之中国，日本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具有超前性，与之相应产生的价值观、伦理观的变化，社会形态的失衡，内心冲突的加剧，都将先于中国而出现，当然在文学上也将先于中国得到像立松这样的作家的关注和反映。那么，日本作家的思考与实践，对于那些关注现实生活的中国作家来说，实在具有重要的价值。

伴随着这一感悟而来的最热切的期盼是什么？

触摸那些浸泡着异国同行心血的作品，进而触摸那个独特的、凝重的灵魂。——这就是我和立松和平初识以后最热切的期盼。

随后我读到了立松的《祇园祭》和《手中的彩虹》，我还在电影资料馆看到了根据立松的成名作改编的同名电影《远雷》……不出所料，就是那个立松——那个揪扯下脖子上的领带，和我探讨变革中的日本与中国的立松，那个时时对日本城乡小民的命运和抉择牵肠挂肚的立松，那个周游列国，今儿关注黎巴嫩的百姓，明儿关注阿拉斯加的鲸鱼的立松。

不难想像，当我得知，经我的朋友陈喜儒的精心编选，通过众多优秀的翻译家的辛勤劳动，加之作家出版社的厚爱，《立松和平文集》终于和中国的读者见面时，我的心中怀有何等的欣喜。

我终于有一个机会把我的朋友立松和平介绍给我的同胞们了。我相信，读过立松和平的小说以后，他会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朋友。

是为序。

1998年2月16日

[注] 日本作家水上勉的文字风格，被日本评论界誉之为“水上调”。

目 录

心灵与心灵的拥抱

——序《立松和平文集》	陈建功	1
走投无路	龚志明译	1
自 行 车	竺祖慈译	59
远 雷	竺祖慈译	95
立松和平 一个迷	陈喜儒	287

走投无路

龚志明 译

湛蓝的大海无边无际，无数小小的浪头激成浪花以后，留下微微声响，扩散出白色的旋涡。在笔直的水平线这头，大海映照着天空，溶化了比天空还要深沉的蓝色。劈波前进的轮船四周，高高的浪头哗啦哗啦拍打着船体，缠绕不放，远处激起的点点白色浪花，散布在广阔的蓝色之中。

“是冲绳啊！快到冲绳了吧？不，已经进入冲绳海域了吧。”大胡子被太阳晃得眯缝着眼睛，一边捋着长长的卷曲的胡须一边说道，“啊，啊，终于是日本啦，终于回来啦！”

“是日本啊！”

我弄正了一下墨镜，望着映在波浪中熠熠发光的太阳，说道。

“我逃亡的结果也只是徒劳呀！”大胡子叹着粗气，说道，“实际上真是逃亡吗？干好了吗？实际上这不是无济于事吗？”

强烈的阳光变成无数细细的针头，令人耀眼地扎入我们这些赤裸着身子并排横卧在班轮甲板上的人身上。每周一次往返于台湾基隆和冲绳那霸间的这艘班轮，是一条只有一千吨左右的颜色灰淡的小型货客船，我们漂流在东海上，在船舱里好歹度过了漫长的夜晚。那是两个漫无止境，令人难熬的夜晚：轮船爬上浪峰又急速掉进波谷，呕吐物的酸味充斥船舱。

“我呀，这两年期间，自由自在地从美国流浪到欧洲大陆，又从欧洲大陆流浪到亚洲大陆。”大胡子边说边露出一副眺望远处的

眼神，“可是呀，已经结束啦！”

“两年？”

我取下墨镜，情不自禁地看了一下生有铜币光泽大胡子的面孔。大胡子瞟了我一眼，旋即得意洋洋地把他那雪白的牙齿咬得直响。

“是的，两年。只是两年呀！”

“要说两年，那是相当长啦。”我用衬衣擦着墨镜说道，“就旅行而言……”

“不仅仅是旅行，我是从日本逃出来的。是啊，我是毫不犹豫地逃出来的。就是说逃亡了两年。”

“是逃亡？”

“若有期限的话，那就不成其逃亡啦。”

“所谓逃亡的话。”我用深切的口吻说道。大海卷起白色飞沫，迅猛地躲到后方，但朝远方看去，毫无变化、单调乏味的风景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我们的班轮似乎非常缓慢。

“登上日本，我首先干什么好呢？”大胡子一改刚才的口吻，犹如歌唱般地说道，“到了九州，在鹿儿岛疯狂地喝它几盅山药酒，先轰轰烈烈地打它一架！”

“打架吗？是跟懦弱的家伙好呢还是跟强壮的家伙？”

“最好是懦弱的和强壮的混在一起三个或四个人。不，不管跟什么样的人都没有关系。”

“你会挨打的。”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还是这样好。然后我在路上逮辆卡车去阿苏山，挑衅地看看滚滚冒起的黄烟。就是说，闻着那刺激性的硫磺味，随地吧嗒吧嗒地掉下眼泪，认真地考虑一下我今后的前途以及我在日本的意义这样一些问题。”

我站起身来，解开缚在甲板栏杆上的绳子拉了上来。绳子的头上紧紧系着两罐啤酒，在波浪下碰撞着船体，应该是被海水镇凉了。我提起两罐沾着粒粒水珠而晶莹发亮的啤酒，像钓到的鱼

似地高高举起，随即笑着递给了大胡子。大胡子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试图解开系在罐头上的绳结，像猫一样用指甲在绳子上抓了好一阵子。充分吸进海水而牢牢地缚着罐头的麻绳顽固地阻止着大胡子的指甲，所以大胡子停止了模仿猫的叫声，说了一声：“畜生！”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小刀，一小段一小段地切断了绳子。

“啊，真好喝。”我们各自扑哧一声在罐头上打开了洞，在我高高举起冒出白色泡沫的罐头说“干杯”之前，大胡子就已经让第一口渗进了他的胡须间。

“真好喝呀。好极了！”

“啊，真好喝！”大胡子感动地朝着天空“啊”地吐出一口热气，“在基隆一看到这家伙，不由得流出了口水，所以买了。本来有更多，其余都喝了，就剩这一些。”

我们在宛如地窖一般的船舱的船室里紧挨在一起。从海面来的不规则反射通过圆形窗户照进船舱，变成斑纹映在天棚和船壁上。在犹如哄笑般瞬息万变的不规则反射笼罩下，小小的电灯孤独地发着微光，我们的船室总是像黄昏一样。但那里充满着奇妙的亲近感，满脸露着几丝微笑，跟谁都能亲热地说上话来。在波涛声和机械室传来的震动喧闹的船舱里，那些体积很大的背囊和胶鞋成为他们贫穷的统一制装的旅行中的年轻人，和把头发理得短短的郁郁不欢的台湾来的行李搬运工们的话语、体臭和烟雾，使船舱嘈杂不堪，即使只是横卧着发呆，也是汗淋淋的。我对仰卧在身旁，用口哨胡乱吹着曲子的大胡子，内心不时产生亲密感，仿佛很久以前早就就是知己似的。我就是在这种心情下跟他搭话，邀他到甲板上来晒太阳的。

“我呀，先是去了美利坚合众国。”大胡子用指头敲着罐头底，抑扬顿挫地说道，“打算在那儿边干活边上大学。啊，我本该是大学生呀。”

“大学生？我就是啊。”

“是吗？所以我先找到了一份工作。你猜是什么？”

“不知道啊。是餐厅吗？大概就是那种地方吧。”

“不是。”大胡子一喝完啤酒，就咕噜咕噜地发出猫叫声，大声咋了一下舌头，“不是那种工作。”大胡子将罐头使劲扔向海里，“我呀，违反了合众国的法律。你听着，我呀，加入了犯罪者的行列，赚了大钱哩！”

“嗨……”我凝视着大胡子，边说边取下墨镜，像孩子一样两眼生辉，“嗨。那你干了些什么事呢？”

“走私……走私。”

“是走私？”我重新戴上墨镜，又取下来，用舌头湿润了一下嘴唇，“走私这行当呀，你竟敢……”

“我的任务是，运送从墨西哥和古巴等地弄来的东西。就是说，我装扮成旅行者去墨西哥啦、危地马拉啦等地方，或是拿东西去，或是拿东西回来。”

“欸，你运什么呢？”

“不知道。”大胡子悔恨地“扑”的一声打了一下框子，说，“我完全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呀？”

“就是说，我只不过是极其庞大的走私组织的一员而已，所以，我自己连在干些什么样的事都不清楚啊！”大胡子又打了一下框子，叹了口气说道，“对我来说，或许这样做比较安全吧。”

“究竟运了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我将罐头倒过来，喝尽啤酒，连里面的空气都吸光以后，随即使劲尽量扔到了远处。空罐在万里无云的蔚蓝的天空中，像雏鸟一样笨拙地不停拍打着翅膀，落向驶过班轮后越来越波浪翻腾的海面，刚像浮子一样立起来，便一半沉入海水朝后方远离而去。“那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提供给那些吸毒成瘾的艺术家们的印度大麻吧？”

“尽管如此，还是大赚了一笔呐！工作还是干了半年就辞了，我从波士顿乘船去了西班牙，跟美国告别了。”大胡子像放机关枪

似地使劲说道，摆动着的舌尖朝我飞过唾沫，“在那种地方偷偷摸摸上什么大学，我说啥也不干！钱有的是，我就搭上了去欧洲的船。”

“留学就不干了？”

“我可不愿意在铅字里偷偷摸摸地生活。我是旅客。在伟大的旅客看来，那些在教室里完全成了标本而弯腰缩背的人就好像是一条虫似的。”大胡子高声唱着，“在我清澈的眼里根本没有什么虫。”

一条飞鱼掠过一望无际的湛蓝的海面，慢慢地享受着它那果敢的飞行。“你瞧，不就像是一块打水漂的小石子吗！”我小声说道，用手指给大胡子看。大胡子“嘿、嘿、嘿”地在舌尖上堆满自言自语般的微笑，又用舌头湿润了一下嘴唇，作了一个用步枪射击飞鱼的姿势。在数米的低空飞行之后，银光闪闪的飞鱼回到了如羊水一般温暖的海里。“看上去真像是打水漂的小石子啊！”我又自言自语地说道，感到那飞鱼在空中慢慢飞行的小小的身子变成了残影附着在我的眼皮内侧。

“从那以后，我只背着一个背包，自由自在地流浪在欧洲、美国，还有亚洲的印度等地方。”大胡子将一直瞄着飞鱼的步枪准星朝向光滑溜平的天空，嘴里“砰！”地大叫一声，并装出因其后坐力而踉跄的样儿，“我呀，去了非洲哩！”

“去了非洲？”

“是的，地地道道的非洲。”大胡子往假手枪里装着子弹，“是撒哈拉沙漠，从埃及去的。”

“热带大草原那儿呢？”我闪烁着双眼，“肯尼亚啦，刚果啦，这些国家的热带大草原呢？”

“没有，只是北边儿。”

“这也很好啊！”

“你呢……”大胡子将无形的步枪的枪口朝向我，边扣扳机边说道，“你是怎么去的？”

“我么……”我装作被假步枪在身上击了一个洞儿的样子，过分夸张地踉跄了一下身子给他看。突然无力地垂下脑袋的我抬起头来，但见那儿是一片令人晃眼的浩瀚的大海。虽感觉到水平线一带有一个扁平的岛屿轮廓，但那紫色朦胧的块儿也许是在单调乏味的轮船旅行中常有的幻觉。“我么，打算从韩国去香港，从越南去新加坡。”

“若是选择去印度该多好。没有多远了。”

“打算到新加坡为止。不过，就我来说，那个远大的计划也缩小了好多啊！”我连续叹了几声气，将臂肘垫在甲板的栏杆上托着腮说道，“我的计划也几乎都失败了。”

“是遇到事故什么的了？”

“哎，大概是那么回事吧。”

“是钱还是病？女人？”

“是被人偷了钱。”

“被人掏了钱？”大胡子从掀起的嘴唇端“嘘”地吹起口哨，“你说是被人掏了钱？”

“完全是受了巧妙的欺骗啊。从釜山到汉城，三个男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了又消失，消失了又出现，待我发觉，钱已经全给窃走了。他们之间联络非常巧妙，我可是被他们联手骗了一遭。他们说一口标准的日语，领我去各种地方，以至我都累得精疲力尽了。他们先让我完全相信他们，然后突然间和我的钱一起销声匿迹了。完全是突然间的事，巧妙得令人佩服呀！”大胡子用口哨多少有点胡乱地慢慢吹着“阿里兰”^①，随着曲子一圈又一圈转动手指，画出椭圆。“作为其证据，我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手法。”从大胡子掀起的嘴里，胡乱的比例多起来的“阿里兰”的旋律变得更快了，吹完一段，大胡子啪地打了一个榧子。“我一点也不明白，他们是用什么办法巧妙地把我的钱弄到手的。”

① 朝鲜有名的民谣曲名。

“你真糊涂啊。你是说，钱全给他们偷光了，尽管如此，你全然不知那些家伙是用什么办法干的，是吗？”大胡子停止了“阿里兰”曲子，“嘘”地吹响了呼唤小鸟时那种声音很尖的口哨，“哪会有这样的事！”

“那是真的啊！完全是一种待我发觉已经被偷光了钱的感觉。”说着我用鼻子长叹一声，“他们这三个人啊，总是亲切得脸都绷得紧紧的。作为骗子，也许是很优秀的吧！”

“你在发呆。这件事，也可以考虑考虑哩！所有财产都被拿走了吗？”大胡子把手搭在我肩上，窥视着我低垂着的脸，说道，“你被弄得身无分文了吗？”

“没有。尽管被掏了，口袋里还剩着一点呢。我把剩下的钱好好地装进口袋，去了台湾。按照多年制订的计划，是要去新加坡的，但我取消了从香港南行的计划，先去了台湾。毫无办法呀。心想只要能去台湾也行，因为去台湾的船票事先在东京买好了。总之，我是在被弄成快要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在釜山乘上去基隆的船的。”

与飞鱼相似的细长的浅黄色小船一面警惕着我们的船掀起的大浪，一面发出发动机那炸开般的声音渐渐远去。蹲在小船的最后部，头戴三角草帽的渔夫巧妙地乘着浪头，操纵着小船，但即使碰到一点儿波浪，也作出了一副挣扎的样子。我们的船迅猛地行驶着，突然随着尖锐刺耳的汽笛声喷出一团蒸气来。热热的、白白的蒸气眼看着膨胀开来，吞下了躺在甲板上的我们两个人。我们惊叫着在蒸气中跳起来，浑身裹着剩余下来的蒸气，缩着背跑向另一侧甲板。

我们看着对方的脸互相取笑，呼呼地张大着嘴直觉得可笑。突然抬起头来，但见我们面前重重平稳起伏的海面上像是压过来似地出现了一个淡蓝色的岛屿，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的船时不时发出尖锐的汽笛声，朝着那压倒般的岛屿提心吊胆地驶去。不知不觉间大海从汹涌起伏的湛蓝变成了风平浪静的茶褐色，而且